

# 中澳建交史探秘 (二)

● 郭存孝

## 中澳外交關係矛盾

一九〇一年，澳大利亞成為英帝國的自治領地後，但其外交權力仍然不在自己手中，澳大利亞處處事事唯英國馬首是瞻。澳大利亞內閣沒有外交部，她除了與英國外交關係外，未與任何一國建立外交關係。

儘管中國早與澳大利亞建立了總領事關係，但是兩國關係未能取得進展，其客觀原因之一是澳大利亞尚無獨立外交權；另一原因是由於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抬頭和日本對華侵略政策的出籠，這對澳大利亞產生了重要影響，因為中、日、澳三國同處亞太地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關東軍在東北挑起了侵略中國的戰爭，這自然給澳大利亞予極大震動，因為日

本一直是澳大利亞最為恐懼的國家。萊昂斯 (J. A. LYONS) 政府成立後，在外交上首先處理的是如何對待日本的侵華戰爭，考慮的結果是為了保護澳大利亞免遭日本侵害，又因在外交上追隨英國，加上本國軍力薄弱，經濟上將日本列為東方第一買主，因此制定政策是既不採取得罪日本，又想限制日本；既同情中國，又不敢與中國過度親密，為的是怕惹怒日本。這一外交方針促使澳大利亞對中國提出的互換高一級外交代表的照會束之高閣了。

## 八任陳維屏總領事

就中國而言，「九·一八」事變後，外交政策重點是放在英、美、法等大國身上，對澳大利亞等太平洋有關英聯邦國家儘量保持友好關係。因此就在「九·一八

」事變前夕，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國政府調駐印度尼西亞巴東署領事保君韓（字既同，江蘇南通人）為駐墨爾本署領事。六月，調陳維屏任駐雪梨總領事館領事。

陳維屏，一八八〇年生於北平。早歲留學美國，入波士頓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南京金陵大學教授，全國禁煙委員會科長、中央國術館參事，一九三一年到澳大利亞任領事，一九三二年六月，先署總領事，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升任總領事，是為第八任總領事。陳維屏履任後，為中國抗戰需要，得到澳政府的友好支持，從澳洲引進四九三〇〇〇〇澳磅的糧食。加上其它物品，中國佔澳洲輸出總額的第五大市場。當時中國有意購買軍火和別的戰爭物資，因為英國的阻撓，加上恐日症而未成功。但是中國

對澳大利亞的經濟需求，大量的順差改善了澳洲外貿狀況，刺激了澳洲經濟的發展，澳洲政府對此也是很滿意的。

一九三三年二月，澳大利亞政府在雪梨召開了東方貿易會議，陳維屏總領事應邀出席了會議，日本總領事也出席了會議。

陳總領事在会上作了精采發言，但也批評澳政府嚴厲而又不公平的關稅，希望發展中澳貿易，同時要求改善在澳華人的待遇，這次呼求中倒是經濟貿易問題真正引起澳政府的莫大興趣。一九三五年十月，澳洲政府委派前駐中國公司總經理鮑登為貿易專員，納特為副專員，在上海成立辦事處，即時開展了工作。

陳維屏對華人的命運和華人社團的發展，尤其是大敵當前，對於發動華人對祖國抗日大業的聲援和支持，則傾注全力給予關懷。當然對於澳大利亞傳媒的輿論也從不忽略，一九三四年七月，澳大利亞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藍山在巡訪了中國、日本、荷屬東印度後，曾秘密揚言要承認偽滿洲國。是年八月，「雪梨晨鋒報」發表一系列親日文章，陳總領事認為事關重大，為此向澳大利亞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

## 九任保君建總領事

一九三六年，日本向中國展開全面軍事部署，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年十月，陳維屏任滿回國。中國政府調派保君建為中國駐雪梨代總領事，是為中國第九任總領事。

保君建，字既星，江蘇南通人。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後官費考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碩士學位、博士學位。返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私立民國大學教授兼教務長。一九二七年起，先後任江西省財政廳秘書、上海特別市政府秘書、教育局局長。一九三六年入外交界，十月調駐澳大利亞代總領事，一九三七年六月，升為總領事，直至一九四二年五月調駐印度加爾各答署總領事。一九四四年十月，升任駐秘魯大使，一九四七年調駐玻利維亞大使，一九五九年起，任駐約旦、沙烏地阿拉伯和土耳其大使，一九七〇年三月病逝，享年七十四歲。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製造了盧溝橋事件，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十一月，日軍侵佔上海；十二月十三日，日軍又犯下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

屠殺罪行。澳大利亞萊昂斯內閣一面承認日本侵入中國即是犯罪行為，一面卻又不想中斷與日本的貿易。恐日症籠罩著澳大利亞政府和議會的上空，澳洲的領袖繼續死抱著綏靖政策，企圖苟安自保。

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洲大陸起了戰火，英國無餘力顧及東方戰事，澳大利亞總理孟席斯(R. G. MENZIES)十分擔心日本會趁機向南擴展，奪取英法在東南亞的地盤，將直接威脅澳洲。孟席斯清楚地看到此時只有美國才是太平洋上唯一能與日本匹敵的國家，但孟席斯失望地看到同樣對日本懷有恐懼感的美國，卻一味與日本周旋、無意投入戰爭，孟席斯表態不去公開支持中國，對日本繼續採取容讓的政策。

## 艱難開展外交工作

保君建總領事處在澳大利亞對中國採取疏遠迴避的不利情況下，開展著十分艱難的外交工作。他把注意力一方面集中在經濟上，如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兩年內，一手促成了一次進口澳大利亞一三五萬磅的小麥交易。就是這一筆本不值得稱奇的貿易，日本駐坎培拉總領事卻無端向澳

中洲政府施壓，嚇得澳洲政府連忙解釋「沒有參與制定扶中反日的政策。」

一九四〇年九月，日軍大舉南下，公開叫囂要建立其勢力範圍包括印度以東澳洲以北的所有地區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國」。日軍並很快兵佔印度支那，建立了南進的前沿陣地。日本總領事又向澳洲政府提出承認其「遠東新秩序」。日本咄咄逼人的威嚇，紮實使澳洲政府嚇出一身冷汗，澳洲政府因而對中國提出希望快速供應機械、鐵軌、電話通訊設備以及武器的要求置之不理了。當然當時的澳大利亞不是一個強國、其物力有限，主要是不敢得罪日本，怕惹火燒身罷了。

此時澳大利亞政府開始考慮要結束只與英國一個保持外交關係的舊局面，但是向甚麼國家派出使節？誰先誰後？卻又使孟席斯政府舉棋不定。保君建總領事偵知此外交新動向，給予密切的注意，但保總領事深知澳大利亞對日恐懼與日俱增，要指望澳大利亞會優先與中國建交並互派公使幾乎是不可能的。但他決不放棄外交努力。

歐戰爆發後，澳洲政界開始分化，一向支持中國的戰爭顧問委員會和工黨，均

主張對華派遣使節，但一部分人士則主張

先向美國派出使節，加速與美國的聯繫，誘使美國儘早拋棄中立，關照遠東事務，也就是把澳大利亞納入美國的防禦之中。但也有人士主張先向日本派出公使再往中國任命使節。在這三種意見面前，一向忠於英國的孟席斯總理終於拍板敲定。一九四〇年一月，澳大利亞在外交政策上來了一個大突破，自主地首先向美國派出凱西（R. G. CASEY）為駐美國首位公使。為了討好日本，孟席斯又宣布將盡快向東京派出公使，卻未提及中國，澳洲政府向美國派遣使節的舉措受到中國政府的歡迎。保總領事當即向孟席斯總理寫信祝賀，同時極力要求向中國派遣公使常駐中國。

保君建不失時機的外交努力，使澳洲政府感到猶如「突襲」，這一槍使澳洲內閣發生論戰，又變得躊躇不前了。這時日本從中阻撓，威脅說如澳大利亞任命駐華公使「將不被認為澳大利亞有促進與日本友好關係的願望」，這樣中澳互派公使一事被擱置下來。但是，孟席斯總理不接受英國不向中日兩國派出公使的勸告，一九四〇年八月，卻任命萊瑟姆為澳大利亞首任駐日公使。此舉使英國擔憂，卻招致中

國的強烈不滿。

### 積極活動打破僵局

一九四一年初，保總領事展開多方位外交，打通一切能利用的管道。首先給孟席斯總理寫信，並緊急會見外交部長斯圖爾特爵士（SIR F. STEWART），同時又與在野營工黨取得聯繫，再拜晤戰爭顧問委員會。這一積極外交活動終於打破僵局，顧問委員會十分贊賞「中國的勇敢立場令人關注」，工黨領袖柯廷（J. CURTIN）也敦促政府及早任命駐華公使。法登（A. W. FADEN）即刻與在倫敦的孟席斯總理請示決策，孟席斯以事忙未置可否，但是「後院失火」國內紛紛來電要求緊急答覆，孟席斯和尹登（EDEN）討論了這一問題，當他倆取得共識後，孟席斯逐覆電，指示內閣可以任命駐華公使了。

孟席斯如何會有此根本轉變？這個中自有內幕。一九四〇年九月即澳日建交後一個月，澳大利亞非常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日本與希特勒德國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終結成臭名遠揚的軍事同盟。這一世界形勢的突變，迫使一直觀望的英國美國作出了一些強硬姿態，美國總統羅斯福決定

向抗戰中的中國政府增加貸款，公開聲明禁止向日本出口銅鐵，抽回美國在日本的投資。美國還建議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荷蘭四方參謀人員進行軍事合作。可以說：美、英態度的重大轉變，使澳大利亞對華政策從死胡同走出找到了方向。在主觀上，孟席斯的動機並非出於支持中國，而是受到內閣意見不一的壓力，另一面來自工黨的敵視，也是為了延長保守黨的政壇生命，他勇敢地邁開了這適時而又正確的一大步，此決策可謂一舉數得。

### 中澳建立公使外交

澳大利亞在與日本建交九個月後，權利弊，終向中國伸出友誼之手，同意與中國建立公使級外交關係。至此，自從一九三〇年起，中國政府通過正常的外交途徑，希望與澳大利亞互派公使一事，經過十一年的蹉跎歲月終於圓滿解決，這是人類的幸運。中國外交部充滿信心地認為「中澳兩國間的友好關係，將愈來愈鞏固」，勿庸置疑，這是一個好兆頭。

### 駐華公使埃格爾斯頓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日，澳大利亞政府

作出了即將派駐中國公使的決定。說來有趣，澳大利亞政府在決定究竟派誰做首任駐華公使的問題上也是頗費周折的。孟席斯總理的第一位對象是工黨前總理斯卡林（J. H. SCULLIN），但是，斯卡林以身體欠佳拒絕受命。於是政府轉請聯邦政府撥款委員會主席費雷德克·埃格爾斯頓（SIR FREDERIC EGLESTON）爵士出任駐華公使，他很高興地接受了。

埃格爾斯頓，時年六十七歲，他是一位學者和資深外交官。畢業於墨爾本大學，除從事律師業務外，他在文學藝術和社會問題方面造詣很深，曾出版過三本關於社會變革和政治哲學方面的專著。他曾隨休斯總理出席過凡爾賽和會。他後來成為澳大利亞國際事務學院和太平洋關係學院的主要人物；作為團長，他曾代表這些機構四次出席過國際會議；為此他寫過許多有關國防事務的文章，其中論述過中國的作用，他認為中國是平衡亞洲各種力量的支點。一九二七和一九二九年，他曾訪問過廣州和上海，他喜歡中國並支持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絕對權威的主張。他完全相信日本會侵略中國的，一九三六年起他更同情中國支持中國的抗日大業。一九三

七年以來，他是「澳亞新聞報」編輯部主任，一九三九年他是政府委派的巴布亞新畿內亞管理事務的調查團團長。出任駐華公使前，他是政府的要員。出任駐華公使是他一生實際工作的頂點。埃格爾斯頓公使是中國的老朋友好朋友。

### 蔣介石接見澳公使

埃格爾斯頓公使於一九四一年八月走馬上任來到中國重慶履任，他受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親切接談。但令人稱奇的是，澳大利亞駐華公使館只有三位職員，其中三等秘書李桂芳，是中國總領事保君建推荐的。此君被澳洲人呼為查爾斯·李（CHARLES LEE），祖籍廣東，出生於達爾文。一九三六年畢業於昆士蘭大學，入澳籍後曾在海關商務部，後去外交部任職，中澳建交後被調進駐華公使館。此君操英語，擅粵語，能講國語。後升任澳大利亞駐印度尼西亞公使館參事，一九六六年升任外交部司長。澳大利亞外交部是派不出人來嗎？顯然不是，這只能作如下解釋：不願多派。

這樣一個與其他國家駐華公使館相形見绌的規格，連埃格爾斯頓公使自己也感

到汗顏。他向外交部長伊瓦特(H. V. E. I. 表示，公使館只有三名職員是遠遠不夠的；重慶氣候不好，日本飛機常來轟炸，病事假無人接替，職員外事水平不高，要求派出一名有經驗的二等或三等秘書，加強公務力量；並暗示把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

就在澳洲公使上任後四個月，國際形勢又發生重大變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被拖進了戰爭，日本乘勢南侵，不久便攻陷英、美、荷等國在亞洲的屬地，很快便構成對澳大利亞的直接威脅，中、美、英、澳等二十多個國家一致對日宣戰。由於共同抗擊日本法西斯軍隊的侵略，中國和澳大利亞的關係進入戰時盟友的新時期。

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中國政府召見埃格爾斯頓公使，向他通報了中國希望組織中、英、美、澳及太平洋各國反日軍事同盟的主張，澳洲公使表示贊同。接著蔣主席也接見澳公使，表達了對澳大利亞合作抗日的期望。埃格爾斯頓當即做了熱情的響應，他說：「使太平洋局勢惡化去指望其它地區勝利的政策，不是一條好政策

」。澳公使即時向本國外交部作了彙報，外交部也迅速回電駐華公使，說澳大利亞認為各國在經濟、政治、軍事上的完全合作，是澳大利亞的根本政策，希望盡快實現聯盟。於是一系列的中、澳之間的合作與互惠的好兆頭便出現了，儘管雙方的關係仍難全面理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蔣委員長在重慶召集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駐華公使出席會議，埃格爾斯頓公使應邀參加了會議，蔣委員長發表了演說，他決議要成立一個永久的分區軍事委員會，又提出了遠東聯合軍事行動初步計劃，美國大使發言表示贊同，可是澳大利亞公使卻未發言，意在等待本國政府的指示，事後表示對軍事行動計劃有保留意見。

### 中澳關係趨於友好

不過中、澳兩國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澳大利亞政府對中國政府也不得不改變初衷，表現出一系列的友好姿態，這受到了中國政府的歡迎。如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國與澳大利亞正式開通了無線電及電報；澳大利亞歡迎中國向駐澳公使館派駐等於軍武官的「軍事聯絡員」，是年五月，

中國指派海軍上校王致光為駐澳軍事代表，另有兩名隨員。澳大利亞軍人也前往中國幫助訓練中國軍人和游擊隊。中國歡迎「雪梨農鋒報」在重慶設立辦事處。澳大利亞政府放寬了對華人入境的限制等。兩國關係真的出現了曙光。

回頭再說澳洲公使埃格爾斯頓，他一直患有經常發作的關節和痛風的磨人頑疾，他平時只能步行二百碼，連坐人力車參加外交活動也感到困難，因此他多是邀請人們來訪或晚宴，或依靠英國大使館搜集情報，他的公使館成了當時重慶學者、記者和遊客的俱樂部，也成了討論中國和世界大事的「天堂」。埃格爾斯頓公使相信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未來很重要，極力主張對英國施加壓力，要她幫助中國，並且討論戰後中國在重建、科學、文化援助及解決飢荒問題上的需要。雖然他冗長的報告，引不起外交部長的興趣，但他仍喋喋不休地為中國說好話。他回國渡假時，發表了六十多次有關他在華使命的演說，他並不計較這究竟能獲得政府的多少反響。他還說服由中國邀請澳大利亞農業代表團訪華，但其後他方知澳洲政府並無興趣，他心雖不悅也只好作罷。

但是在埃格爾斯頓公使的一心為中澳友好的努力下，中國與澳大利亞之間又出現了一些令人興奮的事，如中國與澳大利亞互通了一連串的電文和賀電，中國國慶日，澳大利亞聯邦政府下令在首都政府各部門懸掛中國國旗，並要求各州政府效仿。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澳大利亞國慶日，蔣委員長給工黨政府總理約翰·柯廷發去賀電。同年三月，還接受澳大利亞「雪梨晨鋒報」記者的採訪，他告訴記者「整個中國將會全心全意地與澳大利亞一同艱苦奮戰，對抗公敵」。中國外交部長郭泰祺親切接見埃格爾斯頓公使，亦表示了共同抗日的決心。林森逝世後，蔣介石就任國民政府主席，伊瓦特部長拍了私人賀電。中國政府同意澳大利亞在重慶設立直接聯繫的無線電及電報裝置，澳大利亞政府也同意中國銀行在雪梨開設經理處。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五日，中國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十屆第五次中央全會，蔣總裁破天荒地邀請澳大利亞駐華公使埃格爾斯頓爵士（同時受邀的還有英國國會代表團和蔣委員長私人政治顧問美國人拉鐵摩爾）出席會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殊榮。一九四四年二月，埃格爾斯頓公使離任回國。（未完待續）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 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陸百元

名作家褚問鵬女士，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文字生動詳實，女性讀者，往往抱書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乾。山西歷險記。從晉北到故鄉。重到申江更斷腸。撫孤自苦甘零落。空花到眼總無緣。道是無情卻有情。「一二八」烽烟驚客夢。戎馬馳驅十五年。噩耗傳來摧肺肝。西安事變拾零。戰時的訓練工作。湖北的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生入玉門關。綠茶紅梅相映生輝。幾時歸夢到江南。南湖烟雨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母子癡癡細談別後。廉頗未老氣壯山河。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

全書分裝叁冊合售陸百元，歡迎購閱。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